

回家

文 / 謝侑書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工師



什麼是「家」？一個能遮風避雨的房子、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，抑或是能與親愛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地方？每個人心目中對「家」的定義不同，對家的需求也依生長背景、社經地位、個人喜好等因素，建構出各式各樣的型態。

對四處為家的阿章而言，哪裡是他的家呢？他最想住在哪裡？跟誰住？

路倒遊民 身世成謎

某日，阿章倒在路邊，被救護車送到醫院急診室，所幸他意識清醒、說出自己的姓名也拿得出身分證件；只是在詢問身家資料時語帶保留、眼神閃爍，不願多談。經過初步檢查，醫師懷疑阿章有消化系統的腫瘤，需要住院做進一步確認，這時發現他的健保卡無法使用。照會社工介入處理，意外得知阿章盜用他人的身分證件，正被警方通緝中。警察來到病房，虛弱地躺在病床上的阿章坦承利用偷來

的證件住院；接著，默默地從皮夾中拿出舊式身分證，讓醫院更正他的真實個人資料。

檢查結果出來了，膽管癌末期，病情的快速變化讓阿章體力急遽衰退，身上的黃疸一天比一天明顯。在醫療團隊的評估下，認為轉往心蓮病房接受安寧照護比較適合。住進心蓮的阿章每況愈下，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少；同一時間，社工正在為其申請新式身分證，以便後續所需。然而，阿章似乎不願意等，就在新式身分證申請過程中悄然離世；自始至終，除了留下

一個從未接通過的弟弟手機號碼外，沒有透露家人的任何訊息。阿章的遺體被移往醫院助念堂暫時冰存，而社工尋找家人的任務正要開始……

旁敲側擊 輾轉尋人

依照戶政作業規定，人一旦往生就不能核發身分證，所以阿章的新式身分證被退回到戶籍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。眼下當務之急是找到他的家人，社工發文到戶政事務所，請其協助尋找家屬並通知社會局來辦理後事。等了幾天，社會局的回覆是愛莫能助；而戶政的承辦人員回電，表示會回函告知其戶籍地址以便辦理死亡證明，其他資訊不便透露。社工鏗而不捨、拜託承辦人員多告知一些訊息，否則真不知何時才能處理阿章的身後事；對方勉為其難告訴社工一個「可能」找得到阿章親人的地址。謝過戶政人員，繼續尋人的超級任務，電話聯繫上這個地址的里幹事江先生。社工說明來意，請其協助確認是否為阿章的親人，江先生很爽快地答應，並且實際前往地址所在處做家訪；這個地址確實登記住著阿章的兩個女兒，但都在外地工作，目前只有他的前妻獨自居住。江先生將社工的聯絡電話給了阿章前妻。

隔了一天，阿章的前妻果真打電話到醫院，聲音聽起來是一位個性很溫柔的婦人。她娓娓述說當年是因為不堪阿章長期家暴，遂帶著當時只有五

歲和兩歲的兩個女兒與阿章離婚；而阿章在離婚後便從此不知去向，直到將近三十年後的現在，里幹事找上門來、而且竟是帶來阿章已然過世的消息，讓她的心情頓時泛起漣漪，久久無法平復。阿章前妻告訴社工，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，她不想再回憶；既然阿章已經過世，她會叫女兒負起該負的責任，以她能接受的形式送父親最後一程。

阿章的前妻同時將女兒的聯絡電話給了社工，她說兩個女兒都很孝順、很有成就，這是她這輩子唯一感到欣慰的事。而此同時，自稱是阿章的弟弟來電了，他因為前幾天都在忙，沒辦法接聽社工的電話。他表明阿章曾經是他家的養子，因阿章做了太多拖累家人的壞事，他的父母不得不終止與阿章的收養關係；念在曾是兄弟一場，他願意從南部來到花蓮，帶阿章的骨灰回故鄉安奉。就在弟弟與女兒的合心協力之下，阿章的後事終於得以圓滿。

進到醫院來的每個人，都帶著自己的生命故事，我們不見得能從他們口中聽到隻字片語，往往得透過與他們有人際關係的其他人，方可略知一二。就如阿章，也許他心裡清楚明白自己這輩子即將結束，但漂泊一生、終究要落葉歸根，而過往的風風雨雨，也終究要隨著他的離世、灰飛煙滅……

